

學

規

類

編

學規類編卷之十九

福清蔡其默

南平余祖訓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侯官張文昺

全校

漳浦蔡世遠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  
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  
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  
其餘則泯然無間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

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祿禘該闕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

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參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尙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尙爲知所考信耶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橐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

寵於王 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  
腐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  
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  
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伯夷傳  
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  
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 孔  
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  
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爲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  
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 史記功

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栗客顏師古謂其栗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說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

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卻是在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

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閒楚事亦  
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  
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  
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  
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  
無成溫公於此事卻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  
顯不若劇孟自想溫公平日巨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  
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  
氏大事記周祓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  
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



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  
尙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太非  
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尙一二條不知前  
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  
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  
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旣才是不  
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  
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問溫公言聰  
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

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 問溫公以  
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彊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  
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 問諸儒才德之  
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  
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  
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  
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  
謂之才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  
敵同罰史記高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

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卻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卽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

異事見其後一處所在又卻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

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

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

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

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

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 胡致

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饗錢故遲遲溫公遂

急結束了故唐五代多繁亂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

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

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

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講小兒  
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  
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鑑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  
有法也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  
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有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  
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  
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  
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周鑑首一段專  
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  
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  
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具言如此 子由古史舜  
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  
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出而已也然太史公  
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  
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  
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  
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  
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  
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

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楯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

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  
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  
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  
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  
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  
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  
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  
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  
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  
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



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悞矣 溫公通

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

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

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

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綱目於無正統處竝書之不

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

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

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揚雄荀彧二事

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莽之類獨於揚

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

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濫公直筆之正例也苟或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上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

矣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  
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  
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  
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  
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  
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  
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  
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  
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

省矣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  
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  
不畏耳漢紹堯運實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  
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猥廢  
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  
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  
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梏天下之筆乎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張旭  
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  
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者  
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  
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  
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  
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  
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  
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字被蘇黃胡亂  
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

是字 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子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忌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怱怱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

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科學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學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延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且貧富有命彼  
乃畱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  
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多說某不  
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  
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  
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謂  
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  
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右人行已



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貪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旣得官矣又以俸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

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苦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我場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 科舉累人不憚人多爲此所奪

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  
其實甚弊人志 學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  
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  
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  
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  
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  
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  
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  
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  
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有人

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  
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  
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  
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  
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竄胷中卻害道 或問科  
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鑿括自家道理都  
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  
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  
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

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倖倖之心不守尺才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閒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薛文靖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實而不  
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為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為  
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為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為人者況  
以科舉為人之學教人乎 習學業者借經書之文以  
邀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羅整庵曰科舉取士惟尚詞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  
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嚚鄙薄蕩  
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  
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  
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哉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是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尙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詢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議論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潛詩則問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潛和溫公諸人獻飲詩云

未須愁日暮大際是輕陰又汎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  
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君子之所養愛合暴慢邪僻之  
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  
自然若會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  
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  
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嚴用韻屬對比事遣辭  
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閒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  
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作  
詩閒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  
常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  
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陶淵明詩平淡出  
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  
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  
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齊梁  
閒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詩須是平易  
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庾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

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  
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  
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  
向前聲滿座董間皆掩泣這是欲而傷 近世諸公作  
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  
日倡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  
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  
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去做  
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  
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

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  
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  
心裏鬧如何見得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  
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未敢  
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闕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  
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助賢侯  
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情惜之語懷焉為之弗寤

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寢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  
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  
希

薛文清曰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  
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  
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  
肺腑者也故凡詩文皆以真情爲主 許魯齋世閒巧  
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  
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

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  
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  
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  
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  
性情又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  
所以無用也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  
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工  
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

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乎  
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  
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  
害於道必矣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  
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  
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  
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退之晚年爲文  
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  
了因學入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凡作文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世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爲

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與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

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矣。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投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卻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董仲舒讀書不如荀子細疏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貴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卽今人讀書記徧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



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御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話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

富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章好太極圖西銘易傳春秋傳序 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得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

波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充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又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學其畧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

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議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

李斯陸生質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僣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頓泝其源而適有

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  
膏之沃者其光熾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  
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  
其書則共出於詭譎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  
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某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  
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出也故其論議古  
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  
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  
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  
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

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未  
未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眞之也自是以來又  
復衰歇數上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逮  
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  
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  
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  
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休  
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  
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  
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

後之說則又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  
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聞被物欲激撈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閒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奠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



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卻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學文

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  
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  
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實而近理東坡則  
華豔處多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詰命中  
亦無愧 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  
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論胡文定公文  
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  
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台分曉今人  
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  
人皆說從別處去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

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詞鼓然其閨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霄上此換字法也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施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也

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  
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  
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  
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  
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人言  
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  
不然蕩將去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寫時  
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濶翻成人  
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  
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

魯齋許氏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能  
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豈  
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材分  
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置  
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  
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  
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  
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

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薛文清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歷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燦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燦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詞言語然後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

閩縣林中桂

福清翁葉峻

全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古田施松齡

侯官方矩

程子四箴

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

一作爲

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治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性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禮則裕從欲  
惟一作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  
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謹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守口如緘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  
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康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  
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  
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編既論九法亦敷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張南軒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紜  
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驗厥操舍  
乃知出入曷爲其微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  
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  
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真西山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齋

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  
天理臨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出匪禮勿徇曰禮  
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  
孰其只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身既斡鈞石  
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騾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  
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  
颺馳孰敢干命眾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  
醞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如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旣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罔者淵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闕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

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燾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美庸爰作箴以自砥常懷懍而  
懍惴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撮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

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思動靜循環  
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  
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拔精明  
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  
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薛文清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  
而且或復然始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  
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  
語不妄發休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



當指正於蒼天

慎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曰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  
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羣妄應接復牽於  
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騫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  
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諷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敘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  
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  
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

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  
苗惟念若根根除苗翦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  
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畱雖曰顏樂亦以是  
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繼失曷從降自眾人人有  
舛駁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  
改過爲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旣炳其然必去必亟過去  
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  
氣質愚庸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

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  
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  
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謂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竅中五性  
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眾體  
至微之物直溫重恭父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  
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眾善悉備吾身  
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教明炳其真誠踐  
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  
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  
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  
多歧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斯  
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  
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  
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  
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瓊琴寶  
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

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真久矣哉。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  
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頭末旣陳。期守勿  
失。

慎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  
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  
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曰嚴乎斯語。庶遠悔  
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

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  
仁柔義遏不率典彛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  
準臬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  
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  
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  
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  
於茲靡平靡燭敦紀瘝官齋痛飲毒譬火銷膏辜亦已速  
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  
冤民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識  
敬助我人

程子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  
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  
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涸而圯鄉閭  
蚩蚩弗視弗履有阜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慟其心  
良價善諭發笏出金巷治以闢井濼而深清泉澤物佳木  
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  
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  
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張子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誣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楊龜山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呂藍田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



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駮，作我蠹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愆。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痲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願何人哉，希之則是。

朱子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故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性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於牆於藁，仲尼子弓內順。

於家外同於郡無小無大罔時忍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  
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  
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  
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煥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  
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  
眇絲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  
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

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  
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  
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  
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  
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浮視傾聽  
情其四肢藝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取惡之委我其

監此祗采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須臾顛沛  
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日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日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  
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汗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違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

所在必勇於爲維行有本緊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  
靜而養源澂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  
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  
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  
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  
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愾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  
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酬而存養中則有主  
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力至哉義乎萬事

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  
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  
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闢焉沈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  
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  
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眊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張南軒克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  
斯誘日削月賤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  
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治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



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  
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治日新  
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  
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練  
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  
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  
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治仁遠  
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

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曾於微。忿慙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遇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邁。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諭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  
所乘其在於五孰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係其中  
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  
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  
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  
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  
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

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  
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惡靡誠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  
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尙克  
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  
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  
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  
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辭文清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爲心孟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至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祇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旣作止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旣知矣其將何爲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廢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

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醜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眇眇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頤勿欺名齋願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爲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會其極其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願茲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曷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淵毫髮靡懈頃刻於茲卷舒於茲

語默憶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軌則爰作齋居  
爰圖進益古訓是名古法是式由學而仕勤勵夕惕豈曰  
道悠由近可卽豈曰山高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勸無教

恆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旦夕  
孳孳願此彝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法義  
有恆師孔恆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  
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筮仕屢擢屢陞  
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迹昭哉厯厯持鐸教尊剖符  
民輯溥彼旬宣江漢是式允於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

朝推耆碩啓沃經筵忠忱彌積載承恩詔懸車故鄉乘化  
消息孰不榮光賢公之賢惟恆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  
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  
安傲匪曰高山恆齋是仰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爲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賦  
之雜揉紛虛僞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爲斯太極之全  
體兼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聽言動敬以主  
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  
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沈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



作靡敢怠墮窒慾止水如防如隄庶邪妄之可閑異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胡敬齋進學齋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真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旣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

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  
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  
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  
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  
心警

書櫥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  
貴誠未墜勿已永鑒斯銘

同福文閣  
同福文閣  
同福文閣  
同福文閣  
同福文閣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侯官陳 鐸幼吉分校

侯官何壽康淑齋分校